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况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

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偏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况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

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嘉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愍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饌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之日羣臣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

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荅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况陛下

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荅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隣敵闕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閒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

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
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
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
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
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
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
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
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
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
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

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
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
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
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
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
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
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
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
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
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
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

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妒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爲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宗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宗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

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况
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
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
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
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
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
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
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如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
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
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太山而坐平原也尚
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
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
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
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
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

言遺賜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

臣伏睹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
已近千緡况名位漸高必需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
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
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
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
况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

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况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况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拆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

言遺賜第二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况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

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已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怒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章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

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

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

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

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
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
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
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
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
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
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
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
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
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
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
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
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
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
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
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
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
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
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鄉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况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塶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值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寢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見勾當御藥院劉

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改任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將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庭差遣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

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伴讀官紀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陛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

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日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况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上意

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獻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

傳家集卷三十一
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為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狗國不為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

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邠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况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蠶蟻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

傳家集卷二十一
五
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邇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

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

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鄙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

傳家集卷三十一
為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
有流移就食他方者况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
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
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為
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二十三日上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
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
足采然竊聞鄴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
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
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

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
交鬪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
敵臣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
察滋所為皆夸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閒慢差遣使上下
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慮亦滋一身之福也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
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
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
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
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

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
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
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
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
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
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餼慎威儀以待使
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
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
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
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鉞而曹衛構難鄆
人漚管而魯國喪邑涉佗援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

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
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
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
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
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上尋得旨依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啟葢以來每日裝
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
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
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慢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
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

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

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

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
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
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宸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
寢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
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
居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
社稷皇地祇止於圓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
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今社稷之祀位為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
南郊下同賸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
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
北郊行事庶合禮意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
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
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
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
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
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
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

傳家集卷二十一
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
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
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
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
臣所奏今日禮儀旣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
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
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
咎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
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
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九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二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

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寔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

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
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
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
不專故也臣聞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
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
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
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
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
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
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
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曾臆施其方術哉

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
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
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
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
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
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
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
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
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
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
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

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

言張茂則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乞放宮人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

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眾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上皇太后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况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

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

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况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

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齟齬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

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邇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已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

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

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為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

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况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廊延庶合中外之望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廊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略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廊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羣小僚屬軍伍尚無稟畏况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

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為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為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靜四夷賓服臣竊以為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祖宗之時

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
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
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
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
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
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
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
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
旣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
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
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
而忽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九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三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

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

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

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
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
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
子內事節特賜施行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
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
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
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
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

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
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
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
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
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
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
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
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
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
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
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

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

顯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

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曾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

下留意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旣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

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邇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

鄉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駕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踈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懷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

之務無由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

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
徇私家之務乎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羈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
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
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
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
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
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
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
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

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
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
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
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
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
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
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
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
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
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
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元年三月廿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

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脩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

傳家集卷三十一
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暮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羣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

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曩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

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

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

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耻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傳習有不得已而為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為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

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為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為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為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

傳家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一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四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曩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

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
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
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
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
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
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佗
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佗人者謂之悖禮未有
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
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
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
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羣者皇太后聽

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
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
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
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
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
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
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
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
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
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
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禮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

傳家集卷三十一
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
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
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
生疾痰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
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
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
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
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
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

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
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
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
雜還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
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
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
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
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
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
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

傳家集卷三十一
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
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
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
中外解體紀綱墮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
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
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陛下
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
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
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閣使

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牒子奏聞候見御
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臣聞自
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
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
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
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
太爲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
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
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
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
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

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僞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廿五日上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爲皇太后旣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廿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禋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

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
慈惠而不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
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
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
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
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
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
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
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
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
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

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
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
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
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
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
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
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
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
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
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
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

傳家集卷三十一
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舉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

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鬪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

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
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
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
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
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
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
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
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
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
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
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

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
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
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忠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
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
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
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
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
富貴而不能自樂觀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
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
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
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慙忘今

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五月四日上

臣伏覩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朞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

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缺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佗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侂無功尚加之使相

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侂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侂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損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佗惟陛下察之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

傳家集卷三十一
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
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稿農民嗷嗷大率無
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糶糧縣官倉廩
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
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
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
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
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
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
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
今有司旣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
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
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
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
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
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
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
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
將帥宗室外親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
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

傳家集卷三十一
輔佐之臣自於暮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佗人之幸進伏蒙陛下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佗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佗人自然不致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上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五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脞為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

傳家集卷三十一
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
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
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
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
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
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
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
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
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
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
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

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
下勤政之初虚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
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
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
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
之要在於擇帥伏見廊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
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愞之才當
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關一旦警急必敗大
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餒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
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

之民戒偷祿之臣

言任守忠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竊聞入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自以為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椒房首為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恣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為讒慝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為不順陷陛下為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中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中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談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為不少而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曾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

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巧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

傳家集卷三十一
四
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繼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脩子道承顏順意報荅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

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為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指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為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言內侍差遣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臯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為人

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鑠廳舉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

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入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

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

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

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

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袞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